



编剧就是要撕碎观众的心

专访《天地民心》《乔家大院》编剧朱秀海

文 / 本报记者 金丹丹

一部《乔家大院》道尽中国优秀的商文化，最近编剧朱秀海的新作《天地民心》剧本改编的小说已经出版，电视剧也预计将在上半年登录央视一套。这部戏讲述了晚清有“三代帝师”、“一代贤相”之誉的祁隽藻的故事，写了中国传统优秀的官文化。



写一个最好的宰相

朱秀海说，在《乔家大院》里，他写了一位最好的商人，那么《天地民心》他写了一个最好的官员，一个最好的宰相。

祁隽藻，这个名字对很多人来说都很陌生。那时朱秀海刚写完《乔家大院》，山西寿阳当时的县长黄耀春就找他好多次，希望他能写写寿阳的名人祁隽藻。

“我对祁隽藻不是很熟啊。但是他很执着，我就先看了看资料。”祁隽藻的资料不多，大部分是书法集子。后来朱秀海在清史里找到了祁隽藻的传记，只有一千多字，但之中提到的一件事打动了朱秀海。

祁隽藻是清朝三朝的军机大臣，并两任首席大学士（宰相），他做官的时候，非常清廉，家里很穷，房子塌了也没有钱盖，住在庙里。

“这是非常少见的。在清代，也只有刘墉的父亲刘统勋能这样。那时候朝廷贪污之风盛行，乾隆问刘统勋能不能不贪污。他就给乾隆许下诺言，家里有三间草房，在离任的时候，草房上不添一片瓦，他做到了。”

“中国古典的政治文化、官文化，对什么是官，怎么做官，有比较积极的思想。他们对做官的理想是很让人感动的。”

电视剧要好看，编剧要解决严肃问题

祁隽藻的史料非常少，在清史上也不是非常有名。“在真实的背景下，其他大部分还是创作。”

祁隽藻的故事在写作中数次打动朱秀海。朱秀海说，祁隽藻是一个草根出生的知识分子，从年轻时候的科考到后来做宰相，又是置身于那么不幸的历史背景之下，非常不容易。祁隽藻接受和实践的是孟子的“民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”的思想，

他的为官理想是“致君尧舜，使民小康”，有着“天下大同”的理想主义精神，一直为坚守理想不惜随时隐退甚至牺牲生命。

“我对自己写剧本的要求就是要解决大问题。《乔家大院》讲的是中国最优秀的商文化，而这个戏写的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最优秀的部分，解决的问题比《乔家大院》要大，分量要重。电视剧虽然是一种通俗的艺术，但作为编剧还是要解决大问题，严肃的问题。”

而电视剧要好看有收视率就少不了感情戏。“其实历史上那些伟大人物，他们都是情感非常丰富的人。祁隽藻在《天地民心》里是非常正的一个，但他也是有人爱的，也要爱别人。他对自己爱的人又不能不说，从年轻时就爱，老年还爱，但是不能说出来，一说就破坏了礼教。”

朱秀海在电视剧里安排了几个女性，祁隽藻爱却不能爱的，爱他而他不要的，与开头不爱，但相濡以沫共同生活的妻子，还有个后来进他们家的一个叫菊花的女孩子，他是当妹妹这样爱的。“电视剧里减少了一个，三个女孩子也够导演麻烦的了。”朱秀海笑说。

在炮火里读完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

朱秀海是著名的军旅作家，24岁就从野战军调到军区创作室做专业作家。他说，军旅生活对他影响非常大，尤其是打了两仗的战争生活，至为宝贵。“1979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和1984年的老山战役。和我同龄的作家，打过两战的非常少。”

而在战火纷飞中读完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，让他一生都铭记。

1978年年底，刚到武汉军区创作室做专业作家的朱秀海接到命令，随部队去打仗。那时他刚开始搞专业创作，买了很多书看。“要不要带书去呢。

我还记得那套书是周扬翻译的，竖排版。我拿起又放下，放下又拿起，最后，还是想，带着吧。可能那时不仅是对书的留恋，也是对和平生活的留恋。”

“战场上也不是每时每刻都在打啊。空的时候，就一边看书一边啃压缩干粮，炮弹就在头上飞，都习惯了。而且读着读着还读进去了，这是我到现在为止读得最细的小说。人家托尔斯泰写得真好啊。他解决的也是俄罗斯社会生活中最重大的问题，心灵中最重大的问题。到现在对我的创作都有影响。关心人，关心心灵，关心社会生活中重大的问题。现在有些电视剧看着就不想看了，觉得浅薄，感觉不好，就是这些方面没有做好。”

最优秀的编剧就是要撕碎观众的心

24岁就当上专业作家，年轻时候每天吃完早饭就写，写上一天。“现在不能写一天了，每天靠上午4个小时，三天一集的速度。写出好戏你能感觉到，不好就停下来。”

朱秀海说起编剧诀窍，不能写得酣畅淋漓，一酣畅就坏了。“戏就特别顺了，情节特别舒服，人物在故事发展里很顺，演员演得也很愉快。但观众就不看了。观众要的是不痛快，你不能让观众痛快，一定要跌宕起伏，要在欣赏美的时候不断受到阻碍，就是要折腾。我有时候和他们开玩笑，一般的优秀编剧是在抚慰观众的心，而最优秀的编剧是要揉碎观众的心。让观众特别难受，就是最好的戏。《辛德勒名单》、《拯救大兵瑞恩》、《红楼梦》，都是揉碎了我们的。”

对于一般观众都爱的大团圆结局，朱秀海说，“我会满足这种大团圆，在大团圆表象下写悲剧。像《乔家大院》，最后汇通天下也实现了，欠了一辈子情的女人也道了歉了，但人已经死亡了，悲剧已经完成了。写出悲剧就是写出杰作，没有别的。”